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國際私法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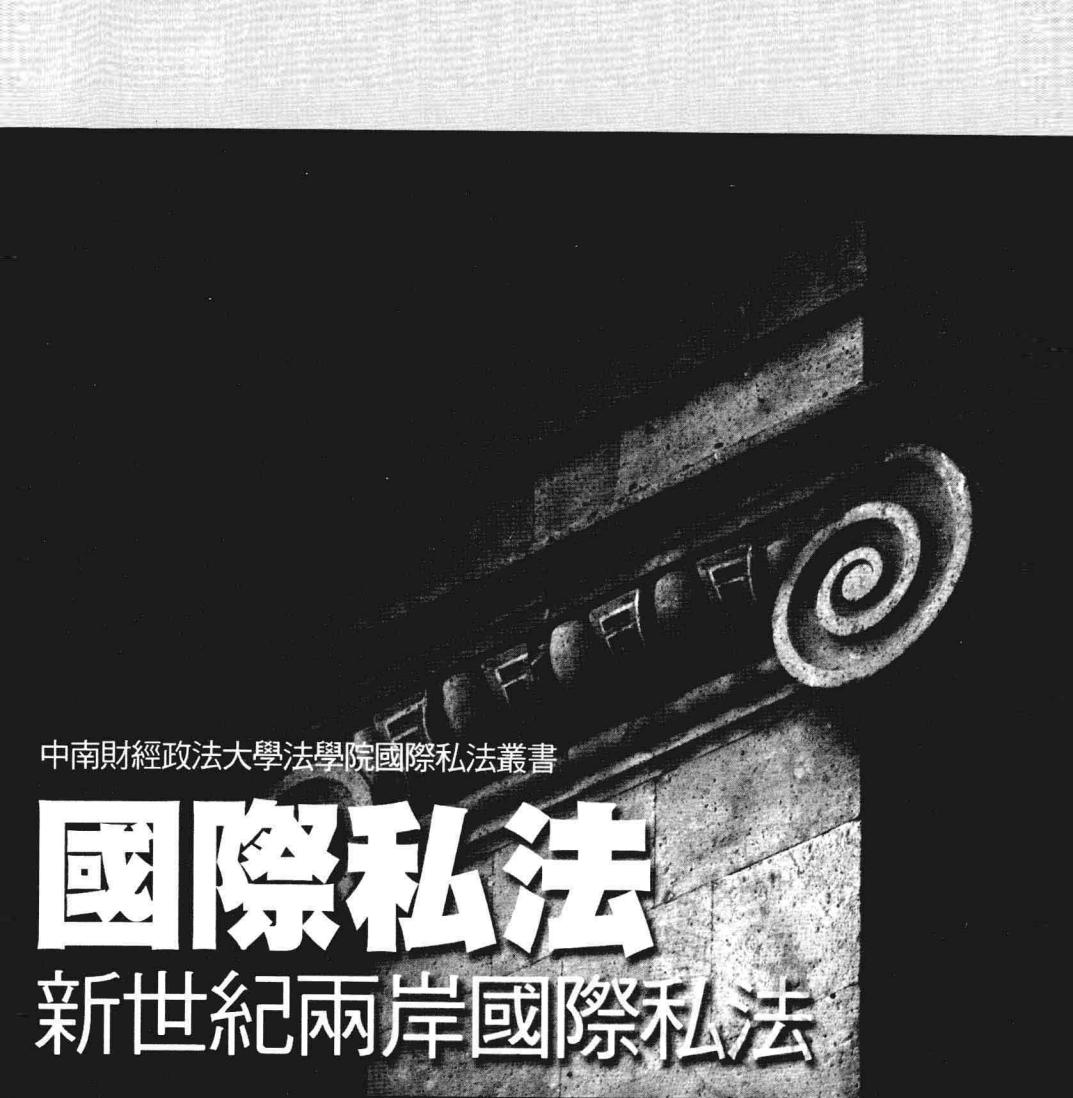
# 國際私法

## 新世紀兩岸國際私法

陳隆修 · 宋連斌 · 林恩瑋 | 著



本書獲「東海大學教師教材補助辦法」經費補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國際私法叢書

# 國際私法

## 新世紀兩岸國際私法

陳隆修 · 宋連斌 · 林恩瑋 | 著

國際私法：新世紀兩岸國際私法／陳隆修、宋連斌、林恩瑋合著。--初版--，--臺北市：五南，2011.10  
面； 公分。

ISBN 978-957-11-6394-9 (平裝)

1. 國際私法 2. 文集

579.907

100015825



1T73

# 國際私法——新世紀兩岸國際私法

作 者 — 陳隆修、宋連斌 林恩瑋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龐君豪

主 編 — 劉靜芬 林振煌

責任編輯 — 李奇蓁 王政軒

封面設計 — P.Design視覺企劃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mailto: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1年10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350元

謹以本書獻給

——馬漢寶大法官  
張仲伯教授



2009年在台北舉辦的兩岸國際私法研討會中，趙相林教授及黃進教授提倡兩岸應發展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國際私法。2010年黃進教授與個人皆認為中國式法學應以「王道」傳統思想為基礎。很明顯地中國的「王道」哲學是與聯合國1948人權宣言、1992 Rio宣言、及2002 Johannesburg宣言之理想是一致的，故而21世紀的全球化法學自然應以中國「王道」思想及聯合國上述宣言為基礎及共同核心。

又個人認為，21世紀法學之重心應在各領域試圖建立一些全球化的主流共同價值，而這些全球化的共同核心政策不應本著第一世界所謂的自由貿易之資本主義掠奪性法學而來。個人認為在中華民族再次崛起之際，我們應有著氣吞河嶽開天闢地之精神，遵守著「不患寡患不均」的「王道」祖訓，以「中國思想作為21世紀全球化法學基礎」（legal globalization based on Chinese Philosophy）。如果時髦的說，這是「中國法學革命」（Chinese legal revolution），而個人認為這是中國文化文藝復興的昇華。個人以為中國式法學不爭一世，而爭千秋。福禍相倚，個人希望他日我們的子孫能憑藉著

這個中國式法學能再次浴火重生由廢墟中又一次的崛起——正如我們現在一樣。

本書匯集三位作者共三篇論文：武漢大學法學院宋連斌教授「中國國際私法的實踐困境及出路」、東海大學法律學院林恩璋教授「國際私法上『分割爭點』（issue-by-issue）方法之適用—以台灣最高法院兩則判決為中心」，及拙著「由歐盟經驗論中國式國際私法」，希望延續兩岸國際私法既有的合作基礎與模式，並為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國際私法開啓新里程。本書三篇論文共同關注國際私法上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之議題，可謂為新世紀兩岸國際私法之合作新頁，爰以此為名。

台灣國際私法研究會會長馬漢寶大法官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仲伯教授，是兩岸國際私法界之權威，對兩岸國際私法學術發展有卓越貢獻，謹以本書之成敬獻給兩位尊敬的國際私法前輩。

陳隆修

謹序於台中大肚山



## 由歐盟經驗論中國式國際私法

陳隆修

前 言	2
一、美國概況	2
二、歐盟對一致性之迷思	9
三、「歐盟法院」事實上是行政機構	19
四、案例研究	21
五、司法正義與歐盟市場利益	76
六、新不平等條約與中國式國際私法	87

## 中國國際私法的實踐困境及出路

宋連斌

一、涉外審判之鳥瞰	100
二、並不完全的觀察	104
三、「集中管轄」之解剖	116
四、表像背後的追問	125
五、困境突圍之思考	142
六、不是結論的結語	165

國際私法上「分割爭點」（issue-by-issue）方法之  
適用——以台灣最高法院兩則判決為中心

林恩瑋

一、前 言	168
二、案例內容摘要	171
三、分割爭點方法在涉外民事案件中的運用	177
四、判決評析	187
五、結 語	194

# 由歐盟經驗論中國式 國際私法

陳隆修\*

---

\* 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 前 言

2008年11月個人生平第一次進入大陸，於兩岸第四屆國際私法研討會上首次與大陸同行開會，當時即震驚於大陸地區人才濟濟及研究生的熱忱與敬業。2009年4月兩岸第五屆國際私法研討會再次於台北開會，歷經半年，個人已較能將上次開會所帶之震撼略為整理，於第四、五屆會議期間，自然有甚多有意義的重大議題為與會的同行所提起，例如台灣法院對大陸判決之不給予既判力及英國法院所給予之禁止訴訟之命令（anti-suit injunction）大陸法院是否應加以承認等問題。這些棘手的重大議題，個人以為或許可以大致上歸納於一個更大的議題之下——中國式國際私法。於台北之會議期間，趙相林教授、黃進教授及個人皆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中國式之國際私法。對兩位先進同行之理由個人不敢妄自揣測，但個人目睹中國之崛起，大中華地區經濟上不可忽視之力量，自然極度需要伴隨著同等地位的法律以為呼應才是。兩岸的國際私法皆源自西方，於實務上及哲學上我們自然會有感到扞格不入之處。

## 一、美國概況

### （一）選法理論之迷惑

半個世紀前美國選法理論的革命—政策的分析（policy analysis）<sup>1</sup>，或許因為走入泥沼，故而有些歐裔美國同僚<sup>2</sup>走回頭路，

<sup>1</sup> Brainerd Currie, *Married Women's Contracts: A Study in Conflict-of-Laws Method*, 25 U. Chi L. Rev. 227; *Notes on Methods and Objectives in the Conflict of Laws*, 1959 Duke L. J. 171. William F. Baxter, *Choice of Law and the Federal System*, 16 Stan. L. Rev. 1. Friedrich D. Juenger, *Babcock v. Jackson Revisited: Judge Fuld's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Conflicts Law*, 56 Alb. L. Rev. 727; *A Third Conflicts Restatement?* 75 Ind. L. J. 403.

<sup>2</sup> 如Symeon C. Symeonides, *Choice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1995: A Year in*

企圖逆轉潮流的再以不重視個案正義的地域性法則（territorialism）<sup>3</sup> 中之最重要關連（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act）為主<sup>4</sup>。但令個人最不能認同的是有些學者惑於自身的偏見，逐年對美國各州法院的判決給予表面上之統計<sup>5</sup>，並且故意以極度扭曲之方式加以解讀，以達到其弘揚最重要關連說之主旨。事實上個人以為早期採納最重要關連說之美國法院，可能較為偏向第二新編第145條<sup>6</sup>第2項中所列之關連點<sup>7</sup>，但後來可能判例法技巧之演進，對第6條第2項較給予注意<sup>8</sup>。第6條第

---

*Review*, 44 Am. J. Comp. L. 181; *Choice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1996: Tenth Annual Survey*, 45 Am. J. Comp. L. 447.

<sup>3</sup> 對第二新編的最重要關連法則個人以前如此評論：

「地域性主義與我們根深柢固的傳統行為模式相符，自然順理成章的成為世人評量公平正義的基準。最重要關連說經常衡量案件中關連點的結集數量，並進而以此做為準據法取捨之依據。故而以與案件事實有最多關連點之地之法做為準據法，自然成為一般人認為合理之解決方案。亦理所當然地被認為也是符合公平正義的一種作法。然而以案件事實情況之關連點的結集做為準據法的依據，如前述是一種半機械式的作法，實務上有可能導致對意外侵權行為之被害人無法給予賠償之情況。因為「地域性主義」的屬性，使得最重要關連說忽視案件所牽連的實體法，導致可能對被害人造成不公平的後果的判例已一再發生。地域性主義固然符合我們傳統的行為模式，因而依據地域性主義而得之判決亦有著表面之合理性。在現代化社會裡，我們對法院判決的結果必須問一個基本問題：「即我們要求的是社會上表面上直覺的合理性，還是於做了學術研究後維持當事人間的真正公平正義？」陳隆修、許兆慶、林恩璋，《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叢書（十三）-國際私法：選法理論之回顧與展望》，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發行，2007年1月，初版，177、178頁。

<sup>4</sup> Willis Reese, *Choice of Law: Rules or Approach*, 57 Cornell L. Rev. 322; *The Second Restatement of Conflict of Laws Revisited*, 34 Mercer L. Rev. 501.

<sup>5</sup> 例如Symeon C. Symeonides, *Choice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1999: One More Year*, 48 Am. J. Comp. L. 143, 145-146 (2000) .

<sup>6</sup> 見陳隆修，《美國國際私法新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76年1月，初版，78-80頁。

<sup>7</sup> 見同前註，134-153頁所述包含Babcock v. Jackson, 12 N. Y. 2d 473在內之早期經典案件。

<sup>8</sup> 見陳隆修、許兆慶、林恩璋，《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叢書（十三）-國際私法：

2項中之基本概括原則包含審判地之政策、其他與特定爭點有利害關係的州之有關政策及利益、合理期待之保護及特定領域內之基本政策<sup>9</sup>等，不折不扣為利益說之基本教條；而州際間及國際間制度的需要、對於判決結果的預期與一致性及易於決定和適用的法律等三個原則，即為「五種考慮」<sup>10</sup>因素的翻版。故而很明顯的法院接受第二新編之論述，可能即通常亦是本於政策的分析而來<sup>11</sup>。如果細心一點就

---

選法理論之回顧與展望》，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發行，2007年1月，初版，208-229頁中所述之美國案例，於多年後個人於此坦白承認一當時個人分析其時最新之美國案例，即是針對這些喪失客觀學術立場之「統計」及其以偏蓋全之解讀而來。

<sup>9</sup> 第6條為：

- (1)A court, subject to co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will follow a statutory directive of its own state on choice of law.
- (2)When there is no such directive, the factors relevant to the choice of the applicable rule of law include:
  - (a)the need of the interstate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 (b)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the forum,
  - (c)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other interested states and the relative interests of those stat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articular issue,
  - (d)the protection of the justified expectations,
  - (e)the basic policies underlying the particular field of law,
  - (f)certainty, predictability and uniformity of result, and
  - (g)ease in the deter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be applied.

這些國際私法的後進學者沒經歷60年代選法革命的洗禮，沒有開天闢地的宏觀氣魄，不能自立學說，選擇在偏好的學說後面混淆其他學說。於昔日著作中，當時個人還寫著：「許多法學家將會同意，該等要素並無法對法院達成具體的判決有任何助益。」見陳隆修，《美國國際私法新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76年1月，初版，頁79。沒想到法學之進展如此快速，現在的法院能兼顧第6條之概括性原則及第145條之地域性關連點。在當時選法規則亦甚少有第6條第1項憲法之規範，現在至少有著 *Allstate Insurance Co. v. Hague*, 449 U.S. 302 (1981) 的表面規範。

<sup>10</sup> Robert Leflar, *Choice-Influencing Considerations in Conflict of Law*, 41 N.Y.U.L. Rev. 277; *Conflicts Law: More on Choice-Influencing Considerations*, 54 Cal. L. Rev. 1584.

<sup>11</sup> 實事實上自第一個指標性的案例 *Babcock v. Jackson* 以來，美國法院就有將各種選法理論混合使用的傾向。只是早期操作技巧不純熟，通常將利益說與最重要關連說分別敘

可發現亦有甚多美國同僚早在這些統計表出現前，就已發現美國法院的混亂與困惑，並且經常假最重要關連之名而行政策導向的個案正義<sup>12</sup>。事實上American Law Institute於困難的complex litigation就曾建議以利益說為基準，而於利益說無法解決之真衝突時，再輔以最重要關連之州之法為解決真衝突之依據<sup>13</sup>。這些歐裔的美國同僚如此的掩耳盜鈴是否因為最重要關連原則於歐洲風捲殘雲之故？個人以為數年前個人對加州、紐約其時最新的案例分析<sup>14</sup>，已經是事實勝於雄辯的鐵證。於指控其他同僚不科學時，個人於此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提出新看法：或許美國法院的採納第6條第2項的概括性原則，不但代表政策分析的優勢，亦可能是代表最重要關連原則的挫敗。

## （二）管轄規則之混亂

美國國際私法不但於選法規則上產生反動逆流，於管轄權上亦

---

述，見陳隆修，《美國國際私法新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76年1月，初版，134-153頁中對這些早期經典案例之解析。而這種分別使用的技巧，到後來已經純熟到不必分別使用，而渾然一體變成大雜燴式的使用。這種混用的方式在選法革命初期已廣為先進同僚所公認，有些人甚至是讚同的，見本註前揭書，第13頁，Robert Leflar, *Choice of Law: A Well-Watered Plateau*, 41 Law & Contemp. Prob. 10 (1977)。其於P.26中如此公開的寫著：「事實上現在大部分的美國法院都朝著所謂一個法律衝突法則發展。聚集所有的理論在一起是一種好的凝聚而不是壞的。」稍後亦有類似見解的如Bruce Posnak, *Choice of Law-Rules vs. Analysis: A More Workable Marriage Than the (Second) Restatement; A Very Well-Curried Leflar Over Reese Approach*, 40 MERCER L. Rev. 869 (1989)。美國各種選法理論革命的宿命，或許就在於一誕生就會被法院加以混用，差別只在於早期技巧不熟，可清晰的見到痕跡，現在則駕輕就熟難以辨識。

<sup>12</sup> Larry Kramer, *Choice of Law in the American Courts in 1990: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39 Am J. Comp. L. 465; Michael Solimine, *The Impact of Babcock v. Jackson: An Empirical Note*, 56 Alb. L. Rev. 773.

<sup>13</sup> A.L.I., *Complex Litigation Project-Proposed Final Draft*, 54 La. L. Rev. 881(1994).

<sup>14</sup> 陳隆修，《美國國際私法新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76年1月，初版，第208-229頁。

陷入困境。英國為判例法之母國（homeland of common law），美國於管轄法規上經常不遵循英國母法，而自行創立一些觀念或引進大陸法，截至目前為止這些作法經常華而不實，徒增困擾。所謂「一般管轄」與「特別管轄」<sup>15</sup>之大陸法概念，對於教科書之學術分類自然有助益<sup>16</sup>，但法院於實務上在境內管轄，如英國一般仍以「所在權力」（presence power）<sup>17</sup>為基本的管轄基礎，而以「不方便法院」為行使管轄之限制。於*International Shoe Co. v. Washington*<sup>18</sup>中所立下之「最低限度關連點」（minimum contacts）原則，有一度於*Shaffer v. Heitner*<sup>19</sup>後，正如許多其時的美國同僚，個人以為「所在權力」會被推翻，但後來最高法院終於下定決心，確認「最低限度關連點」只有適用於被告不在法院地而主張之管轄權，與於法院地受到送達之

<sup>15</sup> 這個大陸法名詞在美國首先出現於A. T. von Mehren and D. T. Trautman, *Jurisdiction to Adjudicate: A Suggested Analysis*, 79 Harv. L. Rev. 1121, 1135-45 (1966). 有趣的是甚多美國同僚尚不知這為大陸法之國內管轄概念，以為是兩位先進同僚所創始。恩師von Mehren為德裔，這或許為淵源之所在。英國至今仍對此無動於衷，學術上亦似乎未見多所討論，個人以為高下立見。

<sup>16</sup> 於*Helicopteros Nacionales de Colombia, S.A. v. Hall*, 466 U.S. 408 (1984). 中，美國最高法院對「一般管轄」（general jurisdiction）定義為有關管轄權：“over a defendant in a suit not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the defendant's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P.414；而對「特別管轄」（specific jurisdiction）則定義為“jurisdiction over a defendant in a suit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the defendant's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P.414. 於該案中法院對於一般管轄給予一個重大的限制。大多數法官認為一個外國被告即使於過去8年中，在德州購買達到百分之八十之直昇機團隊，並於德州進行其他商業活動，仍沒有於德州構成「繼續而有制度的商業活動」（constitute the kind of continuous and systematic general business contacts）因此德州法院並沒有一般管轄權，P.416。許多美國同僚因而認為「繼續而有制度的商業活動」之一般管轄並不存在。個人認為美國最高法院這個定義有重大缺陷，「住所」為一般管轄之基礎，難道「住所」不是“contact”嗎？或許“contact”應改為“conduct”較妥。引進外來法學總是困難的。

<sup>17</sup> *Pennoyer v. Neff*, 95 U.S. 714 (1877).

<sup>18</sup> 326 U.S. 310 (1945).

<sup>19</sup> 443 U.S 186 (1977).

被告之管轄權無關<sup>20</sup>。但這個境外送達仍須受到不方便法院原則之限制<sup>21</sup>，這點與英國境外送達須以方便法院為必要前提有所不同<sup>22</sup>。故而美國雖引進大陸法之一般管轄與特別管轄之概念，於管轄實務上仍大致不能脫離英國母法之基礎。而*International Shoe*所創的「最低限度關連點」被Pref. Juenger評論為：「*International Shoe*及其後續之案件，除了於國內造成浩劫外，對國際間的和諧亦造成無法克服的障礙。因為我們國內一團糟，故而我們無能力對全世界給予任何貢

<sup>20</sup> *Burnham v. Superior Court*, 495 U.S. 604 (1990)重申至少於外州被告有意的進入法院地時，短暫過境管轄權（transient jurisdiction）不受最低限度關連點的影響。關於短暫過境管轄權之介紹，請參李瑞生，《美國短暫過境管轄權之研究—以聯邦最高法院案例為中心》，嘉義，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20期，2006年4月，頁117。

<sup>21</sup> 對於在適用不方便法院之前，是否必須先確立法院對該系爭案件有著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and personal jurisdiction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著美國聯邦法院。但最近於*Sinochem International Co., Ltd. v.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127 S. Ct. 1184; 549 U.S. 422 (2007)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當對事物或人之管轄難以決定時，而於不方便法院之考量是重大的傾向於駁回案件時，法院選擇較無負擔的方向是適當的。（“[W]here subject-matter or personal jurisdiction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and forum non conveniens considerations weigh heavily in favor of dismissal, the court properly takes the less burdensome course.”）亦即於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同意，當法院難以決定管轄權時，得逕以不方便法院駁回該案件。見陳隆修，《2005年海牙法院選擇公約評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1月，初版1刷，256頁。

<sup>22</sup> 有關方便法院之介紹見陳隆修、許兆慶、林恩瑋、李瑞生四人合著，《國際私法-管轄與選法理論之交錯》，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3月，初版1刷，196~204頁。又：英國規定送達境外之CPR 1998 s. 6.20規則須本於英國法院為方便法院才可送達於境外，亦即英國法院是否為方便法院為行使裁量權之依據。故而方便法院到底為對境外被告行使管轄權之基礎或法院管轄之限制，似乎甚難區別，亦似乎無區別之實益。無論方便法院或不方便法院理論之重點應該是在於確認可以主持正義之合適、自然法院，而不是拘泥於各國因制度差異所引發之法律邏輯不同，我國法院或許於此處應借助於英國之豐富經驗，不必拘泥於法律邏輯，而將重心置於確認可以主持正義之合適、自然法院。見陳隆修，《2005年海牙法院選擇公約評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1月，初版1刷，257~258頁。

獻。<sup>23</sup>」Pref. Clermont亦公開的說出許多美國同僚的心聲：「於民事案件上，美國法律於有關地域管轄權上是一團糟。長久以來國內及國際上的許多評論者都是這麼的說。」<sup>24</sup>做為一個袖手旁觀的英美法國際同僚，個人同意上述論點，並且認為或許「最低限度關連點」於「過去」的確在美國造成「最大程度之混亂」（minimum contacts cause maximum chaos）<sup>25</sup>。於對國內法束手無策後，美國同僚便自然想透過國際公約以解決其國內之問題。Pref. Borchers如此論述：「於合理的規範管轄權上，比起『最低限度關連點』及完全以『法律上及事實上的虛構來補綴的方式』，以決定美國管轄權，布魯塞爾公約的成效是遠較為更成功的。」他精心設計了一系列制訂國際公約的

<sup>23</sup> Friedrich K. Juenger, *A Shoe Unfit for Globetrotting*, 28 U.C. Davis L. Rev. 1027, 1044(1994-1995). “But, as matters stand, such hopes seem vain. Beyond the internal havoc they have caused, International Shoe and its progeny present formidable obstacles to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Because our own house is in disarray, we are unable to render a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at large.”另外對美國法院於最低限度關連點的發展，個人前幾年於《國際私法-管轄與選法理論之交錯》（本頁註2前揭書），第243、244頁註448略述如下：「例如所謂「related contacts」是指「but for」或「substantive relevance」原則？而前者過分寬鬆，後者則過分嚴格。*Helicopteros Nacionales de Columbia v. Hall*, 466 U.S. 408; *RAR Inc. v. Turner Diesel, Ltd.*, 107 F. 3d 1272 (7th Cir. 1997)。另外美國最高法院尚要求被告對法院地要有故意取得利益之行為，“purposeful availment” See *McGee v. International Life Insurance Co.*, 355 U.S. 220. 於較近之*Asahi Metal Industry Co. v. Superior Court*, 480 U.S. 102中，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即使被告有意的於法院地進行商業行為，但傳統的公平正義的觀念，使得法院主張管轄權為不合理（reasonableness）。法院之理由為（1）日本被告若至加州應訴會造成奇特的負擔；（2）日本被告是否應對臺灣廠商負責，完全是本於亞洲發生之情事為依據；（3）因為本案並無加州原告在內，故加州法院並無甚大之利益去處理此案。

<sup>24</sup> Kevin M. Clermont, *Jurisdic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Hague Treaty*, 85 Cornell L. Rev. 89. “The United States’ law of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civil cases is a mess. Many commentators, here and abroad, have said so for a long time.”

<sup>25</sup> 見陳隆修，《2005年海牙法院選擇公約評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1月，初版1刷，頁289。

計劃，以便改革他所謂的美國「叢林法則」<sup>26</sup>。美國管轄規則或許是叢林法則，但歐盟管轄規則甚至被英國同僚叱責為「可恥」的<sup>27</sup>。但綜而言之，或許我們可以誇張的形容美國管轄規則如同末日狂奔之野馬，企圖以全世界之重量來阻止自己衝向深淵。

## 二、歐盟對一致性之迷思

### (一) 判例法與歐盟一致性要求之衝突

至於為美國同僚所紛紛艷羨的歐盟又如何？Prof. Briggs如此不留情面的評述：「歐盟法院對英國法院於法律及實務上之影響，可以說是非常不友善的，而且可以充份的被認為是對商業訴訟的道德性構成威脅。我們很難避免去認為歐盟法院應該為自己感覺可恥。」<sup>28</sup>

<sup>26</sup> Patrick J. Borchers, *Comparing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essons for American Reform*, 40 Am J. Comp. L. 121, 153, 156 (1992). “the Brussels convention is a far more successful effort at rationally regulating jurisdiction than the ‘minimum contacts’ test and the ‘patchwork of legal and factual fictions’ that dominate American jurisdiction.” “The fallback to signing the Lugano Convention would be to negotiate as many bilateral agreements as possible. Although this would be cumbersome, a few successful bilateral agreements might pave the way for 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Even if 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does not eventually result, some bilateral agreements would be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current ‘law of the jungle’.” 美國自1992年開始便利用其優勢國力，極力於海牙會議推展管轄公約，是為了對抗歐盟布魯塞爾公約及2000年管轄規則第4條，見陳隆修，《2005年海牙法院選擇公約評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1月，初版1刷，第147~149、287頁。

<sup>27</sup> A. Briggs, *The Impact of Recent Judgment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n English Procedural Law and Practice*, 124 Zeitschrift Fur Schweizerisches Recht 231 et seq. (2005). “The European Court has had an impact o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courts which is far from benign and which fully deserves the description of a menace to the morality of commercial litig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avoid the sense that it should be ashamed of itself.”

<sup>28</sup> 同上。